



♥ 一度超越某一時期繼續發揮作用，以顯示其真正價值的精神瑰寶，都是屬於全人類的既存寶藏。
而且它會隨著不同時代潮流與精神要求，再度被提出、檢討，並使之復活……

——赫塞·世界文學的圖書館

ISBN 957-9093-57-1 (880)



00300



9 789579 093576

●封面·版面設計／林鬱工作室●

604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齊瓦哥醫生

〔俄〕帕斯特爾納克／著
方岡、冀剛／譯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貴陽學院圖書館



GYXY1342806

齊瓦哥醫生／帕斯特爾納克著；力岡，冀剛譯。
--初版。--臺北市：林鬱文化，1994 [民83]
面；公分。--(新譯·世界文學名著；26)
譯自：Doktor Zhivago
ISBN 957-9093-57-1(平裝)

880.57

82009227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26]

齊瓦哥醫生

帕斯特爾納克／著

1993年12月／初版
1995年12月／二刷

<代理商>

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 291-10 號 7 樓之 3

電話·02-9566521 * 傳真·02-9566503 * 郵撥·0773591-1

<出版者>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第 4881 號

【總管理處】台北縣深坑萬順寮 106 號 4 F

☎(02)664-2511 * FAX(02)662-4655

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 21 巷 11 號 3 F

編輯部 ☎·02-2300545 * FAX·02-2306118 * 郵撥·1670488-6

● 本公司產品權益依法保障，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改編、複製 ●

■ 裝訂錯誤請與各代理商退換，謝謝！ ■

ISBN 957-9093-57-1

目錄

中譯本前言／3

第一部

第一章 五點鐘的快車／26

第二章 另一境地的少女／48

第三章 斯文季茨基家的聖誕舞會／102

第四章 大勢所趨／138

第五章 告別舊時代／186

第六章 在莫斯科過的一個冬天／232

第七章 旅途中／288

第二部

第八章 到達／348

第九章 瓦雷金諾／378

第十章 大路上／415

第十一章 林中戰士／442

第十二章 山梨樹／470

第十三章 帶雕像的房子對面／499

第十四章 重返瓦雷金諾／549

第十五章 結局／604

第十六章 尾聲／649

第十七章 齊瓦哥的詩／667

附錄 〈帕斯特爾納克〉小傳／707

新刊
604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齊瓦哥醫生

〔俄〕帕斯特爾納克／著
方崗、冀剛／譯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贵阳学院图书馆



GYXY1342806

譯本前言

薛君智

——反思歷史 呼喚人性

一九五八年十月廿三日瑞典皇家學院宣布，將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齊瓦哥醫生》的作者——蘇聯作家帕斯特爾納克。從這以後，在蘇聯和西方之間展開了一場冷戰，形成所謂「帕斯特爾納克事件」。

早在一九四八年，帕斯特爾納克就動筆寫作《齊瓦哥醫生》，由於各種主客觀原因，進度很慢。一九五四年，《旗》雜誌第四期刊出了尤利·齊瓦哥的詩二十首，並登出作者附言，聲明：小說《齊瓦哥醫生》可能在一九五四年夏天完成，它的故事包括一九〇三至一九二九年階段，其尾聲則寫到衛國戰爭時期。附言說：齊瓦哥醫生是一個探索真理、善於思考的人，並且愛好創作和藝術，死於一九二九年，這十首詩被發現於他的遺物中，將做為小說的最後一章。事實上，小說完成於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冬。帕斯特爾納克將書稿送給了《新世界》雜誌主編西蒙諾夫，《旗》雜誌主編科熱夫尼柯夫和國家文學出版局。

在此之前，一九五六年三月間，來到莫斯科電台工作的意大利共產黨員記者安傑利奧早

已注意到這部小說，通過他的周旋，帕斯特爾納克於同年六月間和意大利共產黨員出版商菲爾特里涅利簽訂了合同，允許後者以各種文字出版小說（但應該在蘇聯本國出版之後，並不允許改拍、改編，不允許出版作家的其他作品）。在當時蘇聯政治形勢似乎比較寬鬆的情況下，作家原以為小說是可以先在國內出版的。一九五六年九月，《新世界》編委們給帕斯特爾納克覆信指出，由於小說對於俄國知識分子中大部分人和人民一起投身革命的問題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因此該雜誌不可能刊出小說。這時，蘇聯當局得知意大利出版商手中已另有小說的原稿。黨中央文化部便指示國家文學出版局建議帕斯特爾納克修改小說。作家同意進行商榷，但一九五八年初作家重病多月，事情拖延了下來。在此期間，蘇聯作家協會利用蘇、意詩人晤談的機會，並通過蘇聯駐意大利使館及意共領導人的協助，多方勸說菲爾特里涅利延期出版此書。同時，還說服帕斯特爾納克給菲爾特里涅利寫信，以小說須作修改為理由索回原稿。

但據說，出版商同時也收到了作家托意大利記者轉給他的條子，請他自己做出決定。於是，在幾次延期之後，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齊瓦哥醫生》的意大利文譯本在米蘭首次問世。此後不到一年時間內，法國、聯邦德國、英國、美國、波蘭、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陸續用十五種文字出版了這部小說。菲爾特里涅利並同意荷蘭出版了俄文版。蘇聯國內報刊從一九五六年起重新發表批判帕斯特爾納克的文章，但為避免國內群眾知道小說的存在，這些文章只提到作家早期詩歌創作中的缺點。

早在一九四七年英國幾位作家就曾建議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在現代詩歌創作和翻譯西歐

古典名著方面有卓越成就的蘇聯作家帕斯特爾納克，但瑞典皇家學院討論達五次之多都未做出決定。一九五三年以帕斯特爾納克是「生活在俄國的俄國作家」為理由否定授獎的可能性。然而，當《齊瓦哥醫生》在蘇聯境外出版後，瑞典皇家學院即重新考慮授獎，並通過外交途徑聽取美蘇兩方面意見，但最後還是否定了蘇聯認為授予蕭洛霍夫更合適的表示。帕斯特爾納克最初得到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的通知後，立即欣然覆電表示接受和致謝，他寫道：「我非常感謝，我感到激動、光榮、惶恐和羞愧。」

當時蘇聯駐瑞典使館發言人聲明，帕斯特爾納克做為翻譯家比作家更知名。蘇聯文化部長則表示，須由作家協會討論是否領獎。但正當蘇聯政府對《齊瓦哥醫生》在國外出版並被授予獎金一事尚未做出明確決定時，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訊社、新聞報刊已蜂湧而起，進行了大量政治性宣傳，把小說問世稱作是「自由俄國之聲的重新崛起」，對小說斷章取義做了許多不符實際的解釋，正如帕斯特爾納克本人指出的那樣，他們總是「從七百多頁書中僅僅引用那麼三頁」。

此外，還大肆宣揚這部「驚人的小說」、「傑作」，「立刻成為暢銷書」的盛況。在這一片喧囂聲中，只有少數評論家和斯拉夫學者對小說做了比較客觀的評價。

一九五八年十月廿五日，蘇聯《文學報》發表《國際反動派的一次挑釁性出擊》一文，認為這次向《齊瓦哥醫生》的作者授獎是西方「一次懷有敵意的政治行動」；該報同時刊出一九五六年九月《新世界》編委給作家的那封退稿信。十月廿六日《真理報》文章指出，《齊瓦

哥醫生》「惡毒嘲諷社會主義革命、蘇聯人民和蘇聯知識分子」，譴責作家「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對人民的責任感」。

十月廿七日蘇聯作家協會宣布，鑒於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墮落以及對蘇聯國家、對社會主義制度，對和平與進步的背叛行為」決定開除他的會籍。

在接踵而至的壓力下，帕斯特爾納克於十月廿九日獨自發出另一電報給瑞典皇家學院：「鑒於我所從屬的社會對這種榮譽的用意所作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這份已經決定授予我的、不應得的獎金。請勿因我自願拒絕而不快。」

這時，蘇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謝米恰特納依在慶祝共青團成立四十一周年大會上諷刺作家說，帕斯特爾納克應該離開蘇聯去「領略資本主意天堂的妙處」，並聲稱如果作家採取這個行動，蘇聯政府和人民將鼓掌歡迎。謝米恰特納依將作家比喻為一頭弄髒自己食槽的豬。

此時，莫斯科作家也集會建議開除帕斯特爾納克的國籍。接著，十一月一日《文學報》以整版篇幅發表沒有讀過小說的讀者譴責作家及其作品的來信。在這種情況下，作家開始進行檢討。

十一月二日塔斯社發表帕斯特爾納克於十月卅一日寫給赫魯曉夫的信，十一月五日《真理報》又發表作家給該報編輯部的信。在這兩封信中，帕斯特爾納克聲明，他不能離開他生長、生活和工作所在的俄羅斯，他請求赫魯曉夫不要對他採取極端的措施。他承認他在自己的小說中似乎支持了將十月革命看成不合理、使知識分子遭到毀滅的錯誤觀點。而小說獲得

諾貝爾獎金正好給這種解釋以口實，所以他拒絕接受獎金。最後，他表示他會找到力量來恢復自己的名譽和同志們的信任。

「帕斯特爾納克事件」之後，到六十年代初，在蘇聯境外，出現了《齊瓦哥醫生》的二十五種以上的外文譯文，除俄文版外，有波斯文、希伯來文、阿拉伯文、日文、朝鮮文、印地文等等，還有在香港和台灣印行的中文版。

在西方，這部作品被認為是「關於人類靈魂的純潔和尊貴的小說」，它的問世被稱作「人類文學和道德史上的偉大事件之一」。但是，在蘇聯，近三十年來，這部小說卻只是悄悄流傳於民間，也有人為它曾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而感到自豪，然而小說始終沒有公開出版，輿論界的變態一直是或噤若寒蟬，或全盤否定，加在小說頭上的「反革命、反人民、反藝術」的帽子長期沒有摘除。可喜的是，不久前，一九八六年六月，在第八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已提出應該及早出版這部作品。

經過三十年的風風雨雨，無論是西方的宣揚，或者是蘇聯的貶斥，都未能使廣大讀者很好地理解和正確地評價帕斯特爾納克的這部名作。至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部聞名世界的作品呢？我想，首先應該摒棄過去圍繞小說所進行的非文學色彩的冷戰的影響，而對小說本身及其創作背景進行認真嚴肅、實事求是的分析。

※

小說描寫了十月革命前後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一九〇五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

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國內戰爭，新經濟政策，社會主義建設。尤利·齊瓦哥在他不到四十年的短短人生道路上經歷了幾乎所有這些複雜、動亂的階段，他對所有這些歷史事件做出了反應。

齊瓦哥自幼喪母，和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在一起。舅舅是個哲學家，嚮往自由和新事物，對齊瓦哥的影響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格羅麥科教授家長大後成為醫生的齊瓦哥，在沙皇軍隊供職。他親眼目睹沙皇的虛弱無能以及舊軍隊中的腐敗現象。他聰穎的心靈預感到革命力量日益成熟，他期待革命的爆發將使一切事物改觀、每個人得到新生。他向護士拉莉薩（後來的情侶）傾吐自己對新生活的嚮往，他盼望自己能成為這總覺醒的一份子。二月革命的消息將齊瓦哥帶回莫斯科。

在返回故里的路途上，他思潮起伏迴盪，形成兩股糾纏不清的主流。一股是以妻兒家庭、安寧平靜的舊時生活為中心。其中包含對革命的渴望。這是中產階級所能接受的革命。另一股思潮則是他不熟悉的新東西，包含著戰爭帶來的恐怖、殘暴，以及由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動搖俄羅斯根基的革命。

在十月革命來臨的前夕，困居於莫斯科的齊瓦哥一方面冷靜地觀察到昔日富人生活的不健康，為自己簡樸化了的生活感到欣喜和寬慰；另一方面也為革命年代中人們飢饉、困苦的生活所煩擾，對新生活還存在疑慮。一個大風雪的夜晚，齊瓦哥在一處十字路口從一張只印了半面的號外上讀到了十月革命的喜訊，「風雪吹打著齊瓦哥的眼睛，灰白色的、沙沙響的雪